

中國平民文學概論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代售

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再版

定 價 一 元

編著者 曹聚仁

發行者 陶樂勤

印刷者 三民印刷所



· 平 民 文 學 概 論 ·

代發行所
上海四馬路 中市新文化書社

上篇 詩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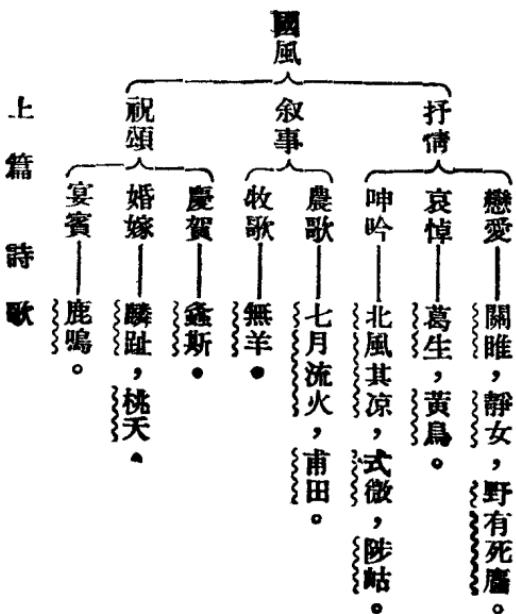
夷攷往史，各時代之文學，其間有平行之流派，爲藝術之發展。其由智識階級所創作，取材於宮庭及貴族社會，專以供一階級或一部分人之鑒賞者，爲貴族文學。其由智識階級所摹擬而成，取材於書本，專以迎合一般人之嗜好者，爲病態文學。其由平民的智識階級所創作，取材於書本，專以迎合一般人之嗜好者，爲平民文學。彼此根本不同，列表以明之。

		貴族文學	病態文學	平民化文學	平民文學	人的文學
取材	宮庭及貴族社會	書本	里巷故實及傳說	民間故實	全社會	
形式	拘於一定規律	虛偽的堆砌的	自然的	絕對自由	自由	
韻律	人爲的	人爲的	人爲的	天然的	天然的	

鑑賞	貴族的智識階級	平民的智識階級	平民的智識階級
	智識階級	智識階級及平民	全民衆
一 部分	智識階級	全民衆	全民衆
	平民	全民衆	全民衆

「這些歌決不是編出來的，她們是生出來的，她們從空中落下，如像晴靄一樣飛到地上，東一飛，西一飛，各地方的人同時都唱起來。我們自家的工作和苦惱都合在這些歌中；就好像我們都帮著他們做出來的一樣。」此德國文學家斯託姆（Storm）對於民歌的創見，正可作平民文學之註腳。平民文學者不期然而然，出乎人之口，深入人之心，人格亦與之抱合焉。周代以前之平民文學，其量必巨，惜吾人之可攷者，多係後人僞託，惟有略而不述。故論列平民文學，首當推詩經中之國風。詩經一書，爲古代詩歌之總集，以其簡策繁多，連之以韋帶，故名曰「經」。昔人好稱孔丘刪詩事，恐不可恃。蓋左傳（即割裂國語而成者）中士大夫所諷詠，與今本所存大都相同，所刪者何？且

孔丘亦屢稱「詩三百」矣。風者風也。章太炎云：「風是空氣的激盪，親出自口就是風。當時所謂風，只是口中所謳唱的罷了。」故國風者，當時各國民間之歌謠也。雅乃周地鳥鳥之聲；故小雅，乃周地之民間歌謠也。綜攷十五國風與小雅，其間可區分爲三：



人類心地上之愛苗，洪水所不能掃蕩，烈火所不能毀滅。浮斯特（Marcel Prevost）有云：『自從世界成爲世界以來，愛情就存在了，並且他的公式很少變遷：手臂是要攬著腰肢的，嘴唇是要尋覓嘴唇的，天然極了！』國風中戀愛之詩，佔大部分，乃必然之傾向。戀愛之過程，其先爲相慕，經之以熱戀，終之不幸者則有失戀。關雎標有梅爲相慕之詩，故其詩曰：

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；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展轉反側。」——

關雎

「標有梅，其實三兮；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」——標有梅。

野有死麕，靜女熱戀之詩，故其詩曰：

「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……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帨兮，無使尨也吠！」——

野有死麕

「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蹰。……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。」

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！」——靜女。

谷風張失戀之詩也，故其詩曰：

「涇以渭濁，湜湜其沚。宴爾新昏，不我屑以……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！」——谷風。

「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！士之耽也，猶可說也；女之耽也，不可說也！……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！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！」——氓。

人類以苦悶而有呻吟，苦悶之來，或緣長期戰爭而流離失所，或緣政治黑暗而進退失據，或緣遠戍異域而思歸念切，或緣國亡家破而驚目痛心，或緣橫征暴斂而百姓愁怨，中谷有蓷，葛藟遭戰爭之慘毒也，故其詩曰：

「中谷有蓷，嘆其濕矣。有女仳離，啜其泣矣。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」——

中谷有蓷

「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濱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；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！」——
葛藟

北門，北風其涼，苦政治之黑暗也。故其詩曰：

「出自北門，憂心殷殷。終窶且貧，莫知我艱！」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——北門

「莫赤匪狐，莫黑匪烏。惠而好我，携手同車。其虛其邪，既亟只且！」——

北風其涼

鴻羽，陟岵，士卒遠戍時久而懷鄉也。故其詩曰：

「肅肅鴻羽，集於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藝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，曷莫有所！」——鴻羽

「陟彼屺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嗟予季行役，夙夜無寐。上慎旃哉！猶來無棄！」

——陟岵

黍離，式微，痛家國之破亡也。故其詩曰：

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——黍離

「式微！式微！胡不歸？微君之故，胡爲乎中露？」——式微

「苶之華，碩鼠，怨賦歛之橫暴也。其詩曰：

「苶之華，其葉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。牂羊墳首，三星在留。人可以食，

鮮可以飽。」——苶之華

「硕鼠硕鼠，無食我黍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顧。逝將去汝，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！」——硕鼠。

喪悼之詩，所佔篇幅甚鮮。萬生爲悼亡之詩，其詞哀楚：

「葛生蒙楚，歛蔓於野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處？……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處？……冬之夜，夏之日，百歲之後，歸於其室。」

黃鳥乃悼賢之詩，其詞掩抑：

「交交黃鳥，止於棘。誰從穆？子車奄息。維此奄息，百夫之特，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，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！」

敘事詩在我國，不甚發達。詩經中之敘事詩，僅有一二篇之農歌牧歌耳。如七月敘農工之時序，如芣苢敘幼女之工作，如無羊敘牧人之生活。

「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觱發，二之日栗烈。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三之日於耜，四之日舉趾。同我歸子，饁彼南畝。田畯至喜。」——七月

「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」——芣苢

「誰謂爾無羊？三百維羣。誰謂爾無牛？九十其犧。爾羊來思，其角濶濶。爾牛來思，其耳濡濡。或降於阿，或飲於池，或寢或訛。爾牧來思，何蓑何笠？或貢其饑，三十維物。爾牲則具，爾牧來思，以薪以蒸，以雌以雄。爾羊來思，矜矜兢兢，不嚮不崩。麾之以肱，畢來既升。」——無羊

祝頌之詩，或用之於婚娶，或用之於宴賓，或用之於慶賀，於國風中佔之四五。如桃夭鵲巢送嫁之詩也，樛木迎婿之詩也，螽斯祝多男也，麟趾慶多福也。鹿鳴則燕會時之詩也。

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」——桃夭

「維鵠有巢，維鳩居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御之。」——鵠巢

「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。樂只君子，福履綏之。」——樛木

「螽斯羽，訛訛兮。宜爾子孫，振振兮！」——螽斯

「麟之趾，振振公子，于嗟麟兮！」——麟趾

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萍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」——鹿鳴。

國風而後，民間歌謠，片紙不遺於後。北方民族之文學思想，如斯其發達，一旦衰歇，竟至寂然。其中原因，亦已未由攷察矣。故述民間文學，必以九歌次於國風之後。九歌與國風，各爲平列之發展，絲毫無相關之點。卽就其風格言之，則國風直率，而九歌委婉；就其性質言之，則國風所敘者日常生活，而九歌則神的分子較多。九歌凡九：一、東皇太一，二、雲中君，三、湘君，四、湘夫人，五、大司命，六、少師，七、禮魂，八、河伯，九、山鬼。王逸云：「昔楚國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歌樂鼓舞，以樂諸神。屈原放逐竄伏其域……出見俗人祭祀之禮，歌舞之樂，其詞鄙陋，因爲作九章之曲。」其言九歌爲屈原所作，容

有末安然謂此九歌曾經屈原之改訂則合於情陸侃如氏分九歌爲三類

(一) 輓歌國鴉

(二) 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禮魂

(三) 戀歌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

「操吳戈兮被犀甲，車錯轂兮短兵接。旌蔽日兮敵若雲，矢交墜兮士爭先。陵余陳兮蹠余行，左驂殪兮右刃傷。霾兩輪兮繫四馬，援玉枹兮擊鳴鼓。天時懸兮威靈怒，嚴殺盡兮棄原野。出不入兮往不返，平原急兮路迢遠。帶長劍兮挾秦弓，首雖離兮心不懲。誠既勇兮又以武，終剛強兮不可陵；身旣死兮神以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。」——國鴉

「吉日兮辰良，穆將愉兮上皇。撫長劍兮玉珥，璆鏘鳴兮琳琅。瑤席兮玉墳，盍將把兮瓊芳。蕙肴烝兮蘭藉，奧桂酒兮椒漿。揚袍兮拊鼓，疏緩節兮

安歌陳竽瑟兮浩唱靈儂簾兮校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
欣兮樂康」——東皇太一

「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帶女蘿。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
窕，乘赤豹兮從文狸，辛夷車兮結桂旗，被石蘭兮帶杜蘅，折芳馨兮遺所
思。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，路險難兮獨後來。表獨立兮山之上，雲容容兮
而在下。杳冥冥兮羌晝晦，東風飄飄兮神靈雨。留靈修兮澹忘歸，歲既晏
兮孰華？予采三秀兮於山間，石磊磊兮萬蔓蔓。怨公子兮悵忘歸，君恩我
兮不得聞。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飲石泉兮蔭松柏。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
兮雨冥冥，猿啾啾兮狹夜鳴，風颯颯兮木蕭蕭。思公子兮徒離憂！」——

山鬼

漢代以後之民間文學，蓋可區分爲三：甲、鼓吹曲，乙、橫吹曲，丙、相和歌辭。

相和歌辭乃漢代之純粹的中國民間文學，所用樂器亦爲中國固有之樂器；鼓吹曲自北狄輸入，橫吹曲如摩訶兜勒曲，乃張騫自西域輸入；李延年新聲二十八解，則模倣胡曲，故皆可謂之爲外來的民間文學，其所用樂器亦多爲外族所用。徐嘉瑞著《中古文學概論表論三者》，既詳且明，錄左，使讀者先得一明確之觀念。

(第一表)

歷史 (黃帝岐伯所作。(註一)(蔡邕禮樂志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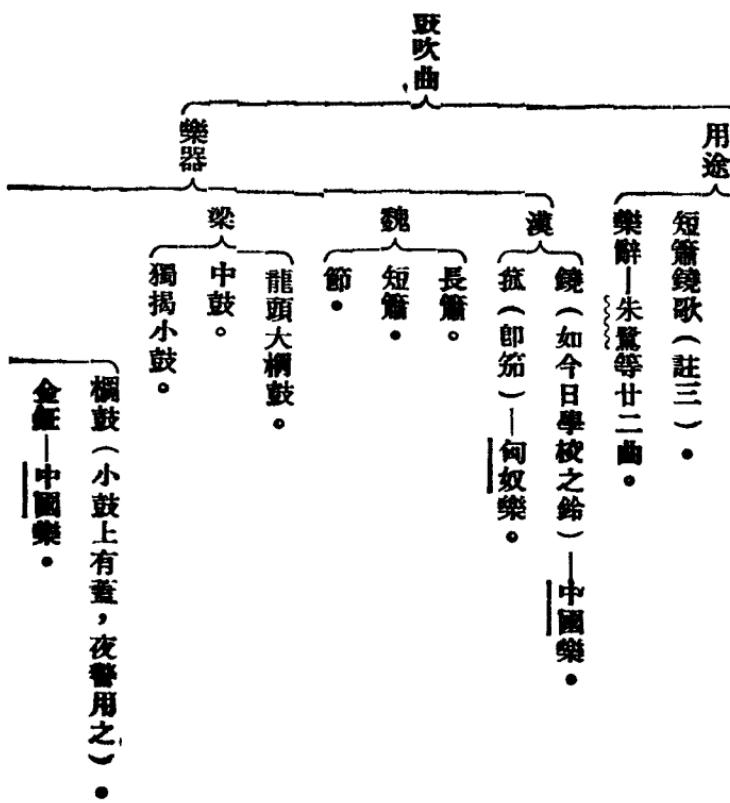
由北狄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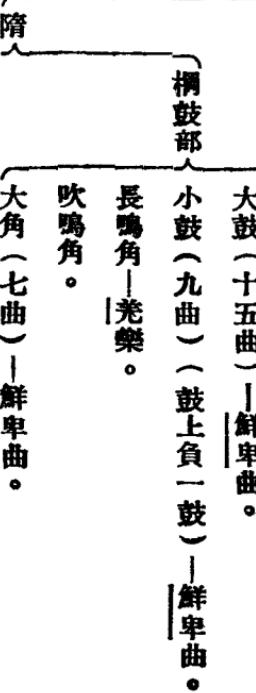
姓質 (軍樂(蔡邕禮樂志))。

禮樂 (鄭康成)。

騎吹 (從行道路所用) —— 務成，黃膺，玄雲，遠期。(辭亡)。

鼓吹 (註二)。





(註一) 夾漈鄭氏曰：中國所用鼓角，蓋習胡角而爲也。黃帝之說，多是謬悠。
(註二) 亦名黃門鼓吹，列於殿庭者。

(註三) 鼓吹曲之一章，亦以賜有功諸侯。蔡邕禮樂志云：軍中用之。